

最亲的人

■张 晞

2点背送给养的小分队徒步进清平乡，跟踪报道炮兵团官兵救灾情况。

焦急地等待出发时，我看着草地上翩翩飞舞的蝴蝶，给家人发了条短信：“我马上随部队徒步进入地图上找不到的重灾区清平乡。”因没有通信信号，这条短信没发出去。

下午2时，48名“铁军”官兵加上我俩，共50人，开始向清平乡徒步行军。聚集在收费站焦急等待亲人信息的群众看到我们进山，高兴得鼓起掌来。他们说：“解放军进山了，亲人们有救啦！”

这时，一名20多岁的姑娘哭着要和我们一起进山找生死不明的父亲。大家劝她说：“只见女的往山外走，未见女的往山里走。”姑娘指着我说：“她不是女的吗？”我用骄傲的、带点悲壮的口气回答说：“因为我是解放军。”

我们翻越公路护栏，下到已被滚石多处截流的绵远河河床。正要过河时，某集团军军长拄着拐杖迎面走来。将军刚从山里出来。当听说我们小分队要前往“孤岛”清平乡时，他说，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专家一行被困在清平乡云湖国家森林公园，生死不明，周洪许团长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专家下山。此时是下午2点半，因为通信中断，周团长还没收到这道命令。

告别这位军长继续前行，前方道路的损毁程度无法想象，根本就没有路！

二

这是一条死亡线，地震发生时，沿途的汽车几乎都被掀翻，遇难者十之七八。

我们手牵手蹚过一条激流，迎面走来一队空军官兵，他们戴着钢盔和手套，全身泥土，手套上沾满黑泥，疲惫不堪。“到清平乡还有多久？”我们大声问。“还早，更艰难的路在后面！没有手套不行，前面悬崖峭壁多，必须手脚并用。”一名空军战士见我没手套，脱下手套塞给我。未及看清他的脸，未及说声谢谢，他们已走远。

蹚过一条又一条河，翻过一座又一座乱石嶙嶙的山，迷彩服和作战靴早已湿透，到清平乡的路似乎没有尽头……

下午3点半，小分队在楠木沟集合小憩。地震前，长达10多公里的楠木沟是国家著名风景区。往昔的热闹，从沟两边被震得七零八落的宾馆便可得知。此时的楠木沟，静得没有一声应属于大山的鸟鸣声。

休息时，我们听说了一连战士白德武、冯辉涛前一天在此营救一名妇女的故事。那名中年妇女腰部受伤，不能行走，两人用背包带将她绑在背上，冒着余震和塌方的危险，在没有路的山区，轮流背着她跑了3个小时到达汉旺救助站。临别，她泪流满面，硬要恩人把名

古榕翠竹，清流石桥，亭台院落，曲径通幽。

7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，年关迫近，年近六旬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带着家人同事，从广西昭平县城一路辗转，终于停步在黄姚镇前。

从峰环抱间，这个小镇几乎是突然映入眼帘的。天空如此清澈，一如从古镇中缓缓流过的江水。穹宇之下，青砖石瓦构成的房屋错落有致。弯曲狭长的青石板路上，人们从容地忙着自己的生活。即使是这个春天，当我同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讨会的几位同行来到黄姚的时候，古镇的这种淡定与祥和，依然让我有种恍若隔世之感。

黄姚镇位于广西贺州市昭平县东北部，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小镇。1944年5月下旬，日寇占领衡阳，离衡阳不远的桂林顿时告急。当时活跃在桂林的一大批文化名人紧急转移疏散。史料记载，就是在这个时间段，有近万名同胞因战乱来到黄姚，其中包括欧阳予倩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。

黄姚历史越千年。但1945，对黄姚来说，注定非同寻常。

一

行李终于放下了。住房虽然拥挤简陋，毕竟有了落脚的地方。可是，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眼前这个风景如画的古镇，又怎能让欧阳予倩等人摆脱心中的牵挂与忧思呢？

要做的事情，实在太多了。最紧要的就是，尽快让《广西日报》昭平版复刊。

就在两个多月前，在中共地下党员张锡昌的倡议推动下，疏散到昭平的陈绍先、欧阳予倩、莫乃群、千家驹等人，排

字写在手上。她还说：“将来，我要让两个儿子去当解放军！”这样的故事时时在身边发生，那一个个年轻战士在危难中的英雄壮举让我感佩不已。

一路上，余震不断，不时有滚石的威胁，体力不支和严重疲惫也考验着我们。我虽然几乎是空手而行，但已是呼哧喘气，嗓子发干，汗如雨下，沉重的双腿像木偶似的机械动作。而年轻的战士们负重40公斤跋山涉水，可想而知多么艰难。一天时间内，已有战士两进清平乡。

一路上，许多迎面走来的群众主动上前握住我们的手，真诚地对我们说：“老百姓都在往外逃命，解放军却勇闯死亡地救人民。感谢亲人解放军！”“解放军来了，我们就有救了！”那动人的情景，真像欢迎当年的红军。我几次感动得落泪。

5时多，小分队翻越近千米高的乱石大断崖后，进入一片陡峭的大密林，遇到许多从清平乡转移出来的老人。密林许多陡坡近80度，有的甚至接近垂直，必须借助绳索才能攀上陡坡。许多老人绝望了，坐在地上不走。战士们见状，主动两人一组，站在陡坡处帮助老人，直至把每名老人送出密林。

一位疲惫不堪的中年妇女拉着我说：“女解放军，给点吃的、给点水喝。”我快速掏出仅有的两块饼干和半瓶矿泉水给她。我们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但在这场重大的自然灾害中，却如亲人般生死相依。

三

再往前行，夜色渐浓，看不清路，行军速度慢下来。晚上8时许，在乱石遍布的绵远河边，我遭遇险情。

河边两块巨石相距较远，我以为水中的漂浮物是浅滩，一脚踏上去，结果一头栽进踩不到底的冰凉河水中。我一只手保护着照相机，一只手拼命向上抓，终于抓到石头露出水面的一角。几乎是同时，一个重物重重地砸在我背上。我疼得大叫。岸上有人大喊：“张编辑落水了，快拉上来！”原来，紧跟我后面的新闻干事严祖洪也因天黑看不清，掉进河中，砸在我背上。上岸后，我的迷彩服全湿透了，但幸运的是照相机和采访本都在。

战士们找来木棒，在一片相对较平的开阔地中央燃起篝火，大家围着篝火席地而坐，翻烤着被河水汗水打湿的衣裤鞋袜。晚饭是自备的干粮，我太累，没食欲。

篝火升腾的烈焰，映照战士年轻的脸庞。这些不惧艰难、不畏生死、视人民利益至上的战士们真正的英雄。我拿出采访本，借着火光，眼含热泪记下又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被褥不够，战士们三四人合用一

古镇长歌

■栗振宇

日，《广西日报》昭平版正式复刊。

随着复刊和发行量的增加，《广西日报》昭平版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。报纸上刊载的文章，特别是持续刊发的态度鲜明的社论（在正常发印的210天中，共发表206篇社论），在桂东地区逐渐成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和腐败、唤起人民团结抗战的战斗号角，并被国民党特务攻击为“莫斯科（真理报）桂东版”。

今天，《广西日报》昭平版的每一期报纸已经永远镌刻在岁月长河。它们记录了历史，也被历史记住。那一篇篇文章就像一颗颗镶嵌在新闻纸上的珍珠，它们的光芒曾经照亮了敌后桂东地区的茫茫黑夜，在无数读者心中洒下革命的火种。而今，它们依然闪耀着光彩，让人感受到岁月沉甸甸的分量和不曾消散的温度。

三

作为媒体人，当我徜徉在黄姚的街头小巷，思绪总忍不住飘向70多年前的那段时光，努力想象当年前辈同行在这里的生活情景。

作为《广西日报》昭平版迁到黄姚后的主要负责人，欧阳予倩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，“老实说，我们除了一两个人真正干过报馆工作，其余可以说都是外行，何以能把这个报办得不错呢？第一是大家意



长征论坛

纵论时事，引领正气

近日，一张泛黄的“立功登记表”让一位普通老人的故事广为人知，感动了亿万人。95岁的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担任突击队员，受过伤立过功，被授予“人民功臣”称号。退役后他深藏功名64载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他立过赫赫战功，直到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才发现。作为一名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，张富清老人轰轰烈烈战斗，平平淡淡生活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英雄淡泊名利、无私无畏的英雄本色。

“无私”是一种崇高纯粹的境界。无私者以天下为己任，为人民谋幸福、为民族谋复兴；无私者以人民为中心，“心中只有别人，唯独没有自己”；无私者以事业为重，把个人利益抛在一边，忠于职守，勤勉工作，严于律己。

“无私”是共产党人的品格。从在党旗下庄严宣誓那一刻起，“我”就不再仅仅属于我，而是交给了党、交给了人民。“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”，铮铮誓词中寄托的正是共产党人的“无私”情怀。战争年代，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救国救民，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抛头颅洒热血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那时，他们何曾想到过自己，不少人牺牲了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据统计，先后约有21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，但目前有姓名可考的仅有180万人左右。

无私，因为胸怀信仰。思想高尚的人，总是心怀世界、自视渺小。方志敏烈士之所以能无私无畏、视死如归，“因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，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”。1955年，从部队转业后的张富清自愿到湖北最艰苦的地方工作。他说，“困难的地方党员不去哪个去？”“我从没有考虑个人怎么样？死我都不怕，我还怕苦？”张富清从不考虑个人得失，恰恰是这样无私的精神，使他在选择面前，以奉献作答，留下了一个大写的我。

无私，因为心系人民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。真正的英雄不是个人逞强好胜，而是顺应时代、融入人民，为社会多做贡献。老红军曾志曾官至中组部副部长，但她让儿子一辈子当农民。她葬在曾战斗过的井冈山，



厚土（中国画） 远村作

长征

第四五一二期

作家都必须不间断他们的事业。这事业是先辈们传给他们，同时代人托付给他们的。”这段话，用在生活在黄姚的欧阳予倩等人身上，简直生动极了。山河破碎的民族苦难，不仅没有让他们屈服，而且源源不断地涌起文化创造的力量。即使是暂时偏居黄姚，他们的心依然牵挂着战火燃烧的大地，他们的声音依然在远方回响。他们是文化的斗士，灵魂深处的歌者。他们的存在，让偏远的黄姚没有在文化和精神上沉寂，而且迎来了可能是近千年来最为耀眼的年华。因为，一种充满青春热情和战斗气概的新文化精神，在这里光芒四射。山水中的黄姚，由此注入了不屈的风骨，尽染了新的文化光彩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，《广西日报》昭平版于9月30日被迫休刊。报社迁走了，曾经在黄姚呐喊与歌唱的人们也陆续离开了。他们的前方，是新中国成立的曙光。

今天的黄姚，依然保持着独特的古朴典雅，如同一位长寿的老人，朴实平和地生活在青山绿水之间。然而，就像余光中先生的诗句——“时间，你带得走歌者，带不走歌”，今天的黄姚依然能让你在点滴之间，感受到那些灵魂歌者的匆匆步履，和一种在苦难中高高耸立的人格与精神。他们的故事，至今流传。

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拉练

■江 耶

拉出，拉伸，拉直了拉动了，这一次长途出行用力拉伸出，所有的能量拉伸出一条路线

向远处，向深处，伸展过去

向自己最极限，伸展过去

背上沉重的器具

背上誓言一般的信念

每一步都是一个里程碑

在大地上雕刻出意志

是强力，是强壮，是强大

拉出一条长长的守护链

形成了国家的长度和宽度

从一座山峰上翻过

这支队伍就是一座大山

蹚过了一条大河

这士兵就像河水一样奔流

他们在黎明时出发

使这个早晨的太阳正常升起

他们从夜晓穿过

使众多的夜梦抵达安宁

